

黃石齋先生文集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六

門人龍溪洪 思考正

後學龍巖鄭 玟編次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壻

論

本治論凡三章

思曰夫啓初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闕寺王道墜矣禮樂不講知天下之將亂

爲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歟社者蓬躑

而食糲菘而去乾餼羹詬以爲情實故天下者非沿俗之所能治也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雞豕有或啓口序先王之道則必以爲朽慙決笑而去夫先王者而皆艸野耳食不試之士則爲決笑空爾先王亦嘗坐明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獨以其言爲過者何也古昔聖賢結設話告動必曰天天者聖賢所以明人示有尊也人君之尊於人無上以爲無上之尊可立象不可以施化故爲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其齊邀引其卷曲又擗勝社之嗣簡碩德之彥體近意匹以爲之賓爲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未均廢也詩首夫婦

春秋首兄弟書首君臣其意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其
臣曰鄰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
以爲天子者尊不絕上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桀生心貴
絕下則忠讜不効故爲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
有燕及之朋天子見一德之朋差軒而授几伸玉於俯紬
玉於仰言論豐疊先引而後竟見壽人之朋侑飲而導舉
劔首直與絢履不齧言論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
離門而御鐘鼓北房而進琴瑟脩職陳藝油油而退凱凱
終日天子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祇受於天有其等級
有其德慧有長不敢傲才不敢肆而後知人所立體於山

川耀精於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肅其性理
言動以時和敬以立而後以爲禮樂以郊祀天地及其宗
廟山川秩農祥蠶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敎詩
書旌賢黜奸章內別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噐物有
度量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內外邪僞上皆知
之上訊不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道備舉矣
先王之道不舉而謂天子無躬禮樂世廢舉之則爲訟藪
者此大誣民不可不別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
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天子之動必敬天敬天而後敬
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神故言朋友之倫於天子

而絕者猶挈瓢之民傲帝以爲無涉者也君臣之倫通於
絕域朋友之道喻於極貫火上於天其勢太孤以眷天下
謂之大有大有初九害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於天故友
者佑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也雲興於中而山畜
之本天之氣而以奉天謂之大孝天爲至剛昧晦其精借
日麗暉爲之大畜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
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崑嶠
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德在位於下繫冕不
益貴徒跣不加賤則天子齒遇焉藉茅而承之是石閭鄧
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鷲者必

與行業無與字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沴厲遞作彗字雜

見陵谷傾變濁者反清窪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爲大奉則可以爲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六帛奉五嶽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况於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爲敬非以爲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簡則與貴物多則與賤古者王后甚辨屏宁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二十

七夫人八十一尚御凡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
之數如之倍長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
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笑語易洽情貌通而施化一邪
窈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勤數千人冠帶之倫日棄
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以故湫陰
沍於內愆陽曠於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材也不可得而
材則蠹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竅而瘡瘡音由臭惡肉曩天子於
是謂是可賤者簡眡而賤之與不爲下伏不爲起獸象而
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身之能其所事者不過
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說則自貂璫女史老故倂兒勝

側理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齒胃燕名坐論游豫對
問之禮皆絕也禮絕而後樂熄樂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龐
鳴之禮廢而鴛鴦之刺興伐木之禮廢而頰弁之詩作蓼
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露之禮廢而采菽之詩作菁
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此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之不
興恩澤之不降君臣之誼衰而朋友之道絕也聖人者灼
其大原故要於和敬以爲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爲天地
陰陽日月宗社見其臣友以爲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剔擢
內外涓貫而慎采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齋蔚之際清
則好我之情淡好我之情淡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

而禮樂可作王道可舉矣故爲治而不明王道著禮樂以治天下猶以手絜海岱而自爲立其徑率也

爲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爲常言不言則購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於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官府官府不治責黼座黼座治而後官府治官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日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官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嘗察

於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
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衆車萃屬甲不及侯甸天子穆
然執和鬯之柄公卿百辟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子
不震小人不囂是非奸慝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
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爲朝夕故有
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於道矣
夫火發於山藪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爲空獵薪者以爲
空炭田者以爲空灌盜發於廕室之下則門者不及扃行業
作何字 笥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
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

禍也故曰什耦而射豕首非虎也獬狗而譟儼鼓非鬼也
使禍鎬之動而皆集於羣言之穀則千夫鬪市無有覆國
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
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於內而後大狽寇攘來
於外官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攜志
州郡攜志而後巖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於所甚
較而於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於內
內究不上聞久宿而潰於外潰於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
盛於外外攘不上聞驟至而噬於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
肘足之地有萬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

之事其君君之事於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
已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干以爲之干呼戚以爲
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爲之管呼籥以爲
之籥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簟箕帚舂楛之
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彙
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
纒髦咬骨之彙出讒刺犬豕寇攘之彙皆出於宵小權寺
聖人以爲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內
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末不
害也兵之本出於刑刑之本出於政政之本出於禮紳冕

而救鬪此世所謂闊懦也而衷介之士能使人益鬪不能
使人不鬪道出於衆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
使聖人而舍堂陞守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
已卽累世無百年之治禹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
人皆惑於標害而救於急搏以爲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
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雋其於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
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絕羣國入而哭之無濟者聖人
坐明堂發言而善則雋去沴卻卽不爲卻亦不爲害聖人
之坐此五步之內耳夫五步之內豈闊於蒼青之末哉以
爲根本所在精矐與宅故其行不馳疾不速今日邊陲事

遠則妄言之堂陞事近則不妄言之邊陲事急則妄言之
堂陞事緩則不妄言之信然則以爲堂陞之患細於邊陲
邊陲之禍急於堂陞也是未爲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
問以救過警史鞞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
讓才而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於衆愚其險阻易簡制服
之數皆存於國邑故聖人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
無釁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
而馭遠外若甚絀內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急鬪人有道之
政不急鬪政有道之人參士以明醴之醕秣馬以芻靈之
藁繫敵以綰璽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宿飽拆一

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說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及於
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死問生哭大夫
之廟立百姓之社弛酒郤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
者復夫差主父者天下之疆輿也威立於絕漠厲馳於上
國乃教羣臣曰內治之道吾旣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
兼齊晉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誣李兌因以搜
臂揆其內白起伍胥因以盪足取其外故夫耀火之蟬外
眎取室之賊外謀多禁者奇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
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絡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
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詳察於本計也

哉聖人之量天下懸衡於斗以爲物數官府取萬畿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畝之稻而皆有數灰螟蟻蝨賊灰之翕陽沍陰灰之斥鹵沮枯灰之稂莠宿莽灰之雞豚搔聚灰之縱此數灰而獨輟食以論刈獲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捽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本美陰已蒙然穢矣故錮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批衆說者必有甚諱隱慝生焉不可不察也

然則爲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在內則賊在於內諱在外則賊在於外奸宄竊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而多

舉諱者佯爲悲憤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世之寡
識者既樂於自閉又以爲國慝所在重言爲好蓋自是賊
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處而壹治壺巷寢室達於
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索者亦寡矣猶自
以爲幽翳四聽而八視惴惴焉廷處而號衆若行窳窳之
索其膏火也今楯陛之內盤泉桓淵動千百數能含雲霧
致霜露者蹠足而是若是則有不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
而又重其扃鏑使千百人擁之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
爲安處故今之爲宅中者宐賢於古之爲宅中者也古之
宅中者以一人治數十人以爲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

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人治千百人以爲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囿故古今之賢聖與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得不諱之則是無術也古之爲術者規弦天地而始於日月日月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行而著日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拘音的太青俯水而鑒太晶包陽不見則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爲明不與之爲冥萬物之貴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

其真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間照焉積羽之
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而萬物不往者以
爲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霽霽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
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
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天子之
喜怒賞罰見於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於
天下喜怒賞罰不見於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
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人之喜
怒而天下以爲有代喜怒者則雖耀佩鑑鑄刀鋸戶據人
之項徒足以走柄無顯說於天下故君子之爲法也亦使

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祟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物之祟出相示也魍魎魍雖甚魍醜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怪亦自以爲忸怩聖人以爲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爲知此而天下之數可義起矣今日見鬼物者必歿量聲而度其形者不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疆者

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竊之而目相視明或竊之而目相視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於有所諱而終於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爲告之則憂二子又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怒李兌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爲賊故賊有發於慮禍討不討而皆爲賊者季氏李兌氏也太宰嚭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爲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滅轉作戍邊不爲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於外其過愈於賊故賊有發於據寵告不告而皆爲賊者宰嚭李斯是也韋匡翟蔡袁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冤而不能白權幸侈

而不能諫卒以覆國身名俱喪故賊有發於保身過無過而皆爲賊者豈匡翟蔡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神正告於天下也聖人爲鼎而因以爲斧鑕爲斧鑕而因以爲較楛爲較楛而因以爲金矢爲鐘鼓而因以爲鞞鐸爲鞞鐸而因以爲橋梁之木爲橋梁之木而因以爲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愈廣而愈白凡以已自見於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日主希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權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矢集此大味慧不可爲天子道也爲天子者

已錮於是說不得所以道之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
之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則其數多告而寡諱
矣故古者之爲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壇夾城之東
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爲澤春秋雨露陵寢自步太
狩之月不諱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宕爽闕鬱寫幽清之致
與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於通達古今博奧
之士必有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與灼治亂之原
證成敗之事吐日月之耀刊鬼魅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
主尤主之務也失此不圖彌陰抱陽暈生於外賊成於內
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號虎兇龍蛇之澤以爲

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覩物而見情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爲鄰

原法論凡三章

恩曰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闡寺則刑上大夫憂天下將亂故救之以禮

法者準禮而立非依刑而成也先王爲禮以章教教成而禮立禮立而法乃察天下旣不詳於禮而顯悖其法故爲刑以戒之故禮者所以爲法刑者所以爲戒戒之不可以爲法猶桁楊之止於廟序犧象之卻於市肆也天下方治則其禮盛故其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設而可法者顯致也天下將亂則其刑盛故其書曰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不可法而戒之者不治也法則不可而戒之不治勢必舍禮而刑是取故道散於上刑重於下奸邪不戢而貪恣者日肆聖人有憂之以爲是不反於禮則終不可治故春秋者聖人之禮意非聖人之刑書也春秋之法首天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法以郊社之義與天子謂天子不郊則無以承天無以賞罰號令施奪於萬國無以封奠岳瀆制大狝表一於天下故魯數卜郊春秋不是之以爲是非魯之法也魯郊則三桓歌雍書魯郊則無以誅季氏之旅歌雍書天王郊則魯可以不郊不書周天王郊則大狝皆可以擅命秦楚齊晉皆可以犯

大禮此兩者聖人之所以首天也次時之法以夏月令緯周之政歲坐十二室與羣臣讀法四時不瀆則沴慝不作天子不順時布令則無以平章百姓無以聚民而違不若故災旱饑螽蝻螟大雨雹雨雪震電晝晦春秋皆是之言是壞禮所致則法之所不治也此數者聖人所以次時也次日月之法以厲陽德慎陰德王者不厲陽德慎陰德則無以正屏扆而去中外之賊故日月之食雖無過必鳴鼓協社而救之謂過者天人之所共有天過而人救之猶君夫人之過不可以不諫也既有是三者之法以治天時日月則可以不治君夫人君夫人既以此三者自治則可以

不用法以更治天下故春秋之意以爲禮在則刑可不立
刑立而法窮故春秋者無義戰則亦無義殺無義執亦無
義放也春秋之中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十五書
其國殺其大夫不著其名者三書國人殺之而不去其大
夫者四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公子者六夫書其國
不去其官則是皆不義殺也書國人殺之而猶不去其官
則是僅可以殺也春秋之意以爲上行其禮樂則其事不
敗事不敗則其卿大夫皆不免於無過禮樂替於上恣睢
生於下而後殛殺之猶不爲誥而戮其酗酒也故終春秋
之法舉國殺之而棄其官者樂盈一人而已公子買不卒

戍刺之春秋之變例也春秋之常法以放與內國不以放與外國甚外國之執而悲內國之刺故春秋者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詩三百八篇不止言法其言法者瞻卬民勞老成典刑之義也書五十八篇篇皆言法其不言法者策命之類種德不犯之旨也是以聖人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蹈禮舞樂以行於春秋之間郊社之禮脩則辟雍之詩作辟雍之詩作則士樂其辨人畏其法疆梁不犯而大辟二百之屬省矣月令之禮脩則農桑之業盛農桑之業盛則淫巧不生盜賊不作民安其土而墨罰劓罰三千之屬省矣陰德陽德之禮脩則內政不出外政不入坤道

寧而水曠時奸人絕源而刑罰五百宮罰三百之屬省矣
行此三禮以省五刑故天覆於上時行其間日月之用照
臨其中有道者存無道者亡其有不類之人揖讓而送之
郊圻之中猶負斧鑕而伏於魑魅之下也何必罷金却石
厲聲愀色而聽臯陶之讞哉

故爲法者使後世之可法焉而已矣人性好上淫主易逞
爲法而不爲之制則巧者以爲比戾者以爲例故先王之
爲法以亂亂不以治治也亂亂而治治則多救而多死故
先王之爲法各有所法之也法騶虞者以爲觴狴法觴狴
者以爲檮杌法檮杌者以爲虎兕至於虎兕而厲矣懸象

之著似法者兩而先王不取焉網罟之與金火也離朱作罟犧氏則之以畋以漁金火相革軒轅則之以爲時曆刑法之象不於是取者爲其近於罔下又從而鍛鑠之也故易之言法者六各有所法法火灼木之灰而餘生也夫其中有餘生則火雖灼焉不焦其根末本枯者則灰燼及之矣賁之與旅解之與孚噬嗑之與豐此六者先王之所爲法也賁山下有火君子以無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於麓也野田之燿不及松栢小人刑罰不及君子旅火上於山君子以明慎而不畱獄何法法就燥者之易達也望之燎然則其田事將竟矣天下而有不竟之法則草木無所滋

鳥獸無所託故此二者君子之所以折獄也解下陷而上
動君子以赦過宥罪何法法震之散而爲雨也蟄而不震
則萬物皆靡震而不雨則萬物皆死故搏之故縱之此以
爲威彼以爲恩中孚之議緩何法法火之有所窮也上不
焚木下不焚谷疑虛於中則存之存之足以戒戒之足以
信此二者君子之所以肆眚也君子旣明此四者然後以
達苑枯之理解焚濡之道噬嗑成章而明刑赦法何法法
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乃出則物惘惘而不知
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於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歿豐
日中而致刑何法法雷動而下自焚也雷動而下自焚是

不有災眚則必有旤孽者矣君子之刑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刑其殺人也使人問曰何以殺魏懸上而下無語君人之可以致人則獨有是二者也故雷動於下而火明於上雷發於上而火明於下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書曰德威唯畏德明唯明言威人者之在於明人也無明明之法而樂赫赫之威五疵不除兩訖不行無百年必世之德而必以疆公室立主威爲名者是陽貨弗狃所以奪魯非鞅斯高所以滅秦機齧於外賊生於中不可以不察也故聖人之爲法也不爲操人不爲縱人不爲絲縵不爲弦急不爲衆輕不爲獨重廉以涓之平以居之義以將之正

以致之使人易曉如此而已太公之誅華裔

思曰裔當作
裔狂裔華士

也仲尼之誅正卯子產之戮鄧析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殺人常如人自殺之口多而不辨文溪而不辭秦穆之釋獮明仲尼之恕高克左氏之惜得臣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宥人常如人自宥之締解不謝引領而已故聖人者爲刑以自制爲法以自治書曰具嚴天威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言威人者之在於自畏也自畏而後人畏之人畏之而後以殺人而人不憾以生人而人樂歿中孚之爲獄如魚之踰水也其過自知則其受之不滯噬嗑之爲法如口噬毒也其道

足以及毒身則必不以毒人故火有六法燹歿而濡生濡生則不歿法有六法與彼自生者不以我生與彼自歿者不以我歿君子之爲法各致其哀敬而已不致其哀敬而飾喜怒以自爲能法者人各快意而天下隨之有戾人起必來取法是使禱杙虎兕師命而踞於市也

由是而觀下之所守則爲法上之所揆則爲道以道揆法其唯學乎夫學者所以別邪正審治亂揆其緩急而爲之制也天下之治有可急法者五有不可以急法者五非學則莫之揆察也世數沿淖精爽不擢上下悶悶決刺無血不以法督之不復知痛此一急法也外強內虛四旁多疑

上下之際如附枯枝卽復闕悶以法創之終無一理此不急法也國新易主天下屬覩驅羣棄籜更耳而目不以法創之不復可作此一急法也立主未威逢言苦危驟樂殺端如噉馬肝人未見德而獨見殺以法沸之非潰必爛此不急法也上無威主下無察相衆人枚枚言如管灰或屯或開譬如當吐以法湧之此一急法也旣無威主又無察相權首兢兢爭爲梟音湧乃大浸此不急法也注金於弩旁有狡黠我不捷發則彼先得此一急法也兩弩並注金瓦皆碎詬爭不暇旁者易得此不急法也雜此四者以征中詬勢無所通借權於中借之不美以法聳之此一急法

也聳之不美借終不反飼狼以子去已何遠狗且爲虎乃
借乃亂此不急法也此五者同法而異治同救而異法人
皆知治之爲法而不知法之有不治邪氣搏於中而復以
陰濟之則陽離而不合氣脫而不止矣故法之用嚴辟猶
藥之引鍼毒也引鍼者避陰孤引毒者避陽虛爲法而不
別邪正避孤虛而必快於一息之意卽守先王之法猶足
以歿矣鄭人之子患瘍不知其治也見俞跗之治者剝皮
解肌決腦結筋遂厲刀匕按方而試之未引鍼而其子已
歿宋人之女患瘕扁氏爲制巴菽半實而愈後其母傷飽
腹膨然加進焉立泄而斃夫其進之意則善按之方未失

也而一以殺其子一以戮其母夫豈其救之不急哉未嘗
學之而以法爲試則適以趣鬼而人是費故醫者天下之
至慎也醫有以毒而攻毒無以邪而攻邪以毒攻毒者治
於外已治則去之如漢人之攻大也大則兩鬪而勢皆去
以邪攻邪者治於內若後漢人之攻關也關則兩鬪而勢
畸畱故爲法者之不可不學也所以審治亂別邪正揆緩
急使下不失法而上不失道也天下之道陰進則莫不急
陽殫則莫不緩在於陽候如蜩始蟠雖日督之不得急在
於陰候如蟬始鳴雖日煦之不得緩夫鍥急之士手摘爰
書口如鋸齒以爲必如是朝夕可治者豈其見灼哉候實

迫之蝸鳴而不自知也自秦漢以來一急一紆陰陽雜治
然當其泰時平人爲政莫不紆當其否生婦寺爲政傾邪
因之莫不急紆急治更天下愁歎而偏見自喜者猶欲以
畫展蚩尤而黥桀黃帝嗚呼是亦不思而已矣人亦有言
見賢不用散金無動去邪不決刀鋸空缺夫使邊無良將
庭有邪佞帥塞於外奸緣植於內卽使商君養鑊李悝
吹火日烹刃數人於國家之威法亦豈有立哉徒長恣睢
爲伺柄者弄喝而已方唐宗時武功已成四表已服又借
張蘊古廬視尚以立法於後世不三十年而天下士夫駢
首就死延州之敗元昊陷塞門三川宋不緬夏竦戮范雍

委任韓狄元昊亦不敢肆由斯而談世無平亂罰無重輕
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則熒察時則祥逆時則凶夫當於
皇綱始張天下鼓翼喁然思奮不以時明禮樂飾政刑貯
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及於上下殫威肘足漸見乳虎在
囿狡狗在門乃始憤眾社之覆發塗附之旨使循呬太阿
者得以從刃靡厲其事是亦不思而已詩曰不敢暴虎不
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時政論

漢室之禍極於中涓及其卒也以藩鎮破中涓而天下大
潰化爲戰國唐室之禍極於藩鎮及其卒也以中涓破藩

鎮而中外交誼天子拱手歸於盜賊宋人削平藩鎮鈐束
中涓藩鎮與中涓稍稍見異旋自敗去而卒稽首歸於大
獠強臣盜賊大獠此三者天下之末流也而非其中媵中
媵所會謂之蠱鬼入人腹中食其精魄而遺其軀廓歲月
所浸臟腑先盡而後肢體隨之矣崇禎之初年天下未大
潰天子焦心以憂寇賊凡五六戰不得其要害或言撫或
言剿撫剿雙持撫者居勝而盜賊日盛不可復收天下囂
囂非賊不侯凡天下介冑自總旗叅遊而下衣蟒段者七
萬餘員其三之二出於降隸各省織蟒段之軸多於布葛
而中涓貴人與長干無賴者日磨牙握爪曰吾能殺賊今

天子一日用我輩殺賊當大快天子意故快意之事自天子庶人所壹由喪其性命也公卿大夫行快意之事則必有閭巷小民掩涕而啼於家閭巷小民行快意之事則必有公卿大夫掩涕而號於國自崇禎之中年禁旅與緹騎交織於道禁旅每出道中羈勒爲空所至安坐給差歸募空名頂冒見賊輒遁卽不遁賊亦喜得禁纒凡四五出飾凱歸所蔭弟姪爲金吾者無數金吾得受事坐司房月俸百二十金又米五六十石傲貴與公侯等而緹騎頭子日班執事者以干支爲號歲百二十人人各統十歲終四考凡得假印劫盜者人四功乃得人考一歲緹騎當四千八

百功而輦轂之下，典管蒲葦皆盡矣。各部日衙兩頭子，皂
褶立階下，上顧如鵝，諸燕雀無敢動者。天子又日兩次從
旗尉取劄子，用廁紙半掌大書外事，刺闈天子以知外事。
爲樂一日刺闈少，謂不讀書。西部請室縉紳恒百十人，乙
丙夜不時出駕帖，曳就西市剝衣帽裸體，不得飲祭號拜。
故當崇禎時所爲禁旅緹騎操鈎准者，快意極矣。獨坐紅
案黜者，默悶林壑曰：吾恨不得作若等事，卽得作若等事。
一日無悔陰陽之事，猶之旱潦也。盛雪則夏霽，盛霖則冬
涸。張奐欲盡殺諸羌，皇甫義真曰：羌亦一氣也。所生種安
可滅？徒缺斧斨無益耳。袁紹欲盡誅諸常侍，何太后曰：其

中亦固有善者安得誅元祐間欲盡錮諸姦而邢恕章惇之徒倒戈四出故陰陽之事天之所命君子觀其消長靜而治之不與爭勝則亦不與爭敗崇禎之十年四月召對翰林三十餘人天子虛心下問用人求財之道人各竭慮應聲就列頃昭慷慨以擊張淄川楊機部吳若谷王芮藜合辭以討田太宰諸君子揚眉相顧以爲太平盛事予曰翰林之禍始於此矣蓋當是時天子已心薄翰林謂庶常不諱諸從庶常起者卒高貴與公卿等空罷吉士擇下吏以媚天子故淄川韓城先後入綸扉諸史官悉起自外吏飛語中諸舊學謂怨誹無用也而諸君子又快意以爲盛

舉故快意之事上帝之所深靳也韓魏公斥任守忠

呂正惠給

王繼恩其膽智甚大而遺禍在元祐之後關東諸侯欲滅中官討董卓而卒爲曹氏嚆矢李訓鄭注其功卽成其害亦不減於中常侍又况於怒頤決眚眈眈逞心欲吞噬諸君子者乎枳棘之與蘭蕙皆艸也蘭蕙冒霜雪灰枝莖皆盡矣枳棘冒霜雪灰其嘴甚利或用以決疽決疽或生或死亦半以爲功故爲天子必明於陰陽消長之義動靜敬勝之故扶直而錯山日入者不御故精明存於穀食而蠱氣不作南方有養蠱者聚百蟲使相噉餘其一毒崇奉之又妖約是踐殺人不盡則負約殺人盡則無可噉者勢必

噉主無怪也長樂馮老未嘗噉人而數噉其主盧杞之噉
真卿裴延齡之噉陸贄雖不得肉其快意亦已至矣烏程
之養韓城武陵青谿六七公者又各踐約以噉人無艾鳴
呼是豈可報主自老也乎弘光之初年空改政而不改政
然且三月而置廠衛四月而逐宰輔五月而誅諫官六七
月而緹騎四出戮人於朝即使四大賓服寇攘不驚白雉
貢於庭銀甕出於山已有扶梓柱於玉門開大策於金櫃
者矣豈獨藩鎮強臣盜賊之能爲亂也乎詩曰池之
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之謂也

治天下必先立志論

思曰此庚午典試所示程蓋憂朝廷賢否混利義不分讒口邪說進于前

帥神靈以正天地非乾德而能之乎乾德以精精合於神
謂之心精合於氣謂之志心宅平而無爲志領銳以有事
故志者心旗也心旗不亂衆志乃治欲治天下不先立志
吾知其不治矣程氏父子儒之知治者也程珦曰治天下
不先立志則無以任宰輔責賢者習俗讒口必進而搖先
王之道程顥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辨王霸正利義
邪說異端得進而禦堯舜之域夫賢否利義兩者致治之
大端也而主志不治更無以辨治者嗚呼此道不講於今
五百年矣人臣無朝夕課劾之說無以信朋友而達於君

人主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百姓而課其臣天下相視
朝蠶而暮衣朝稼而暮餐小效立報則拊掌蹈足小報不
效則頽然廢著而止夫以天下之大神明相奉平居諛語
此絲彼高一且值小利害而神色阻喪謂天下無復黃姚
上事者此豈有志而爲之乎凡治天下必知天下之所以
治與所不治與其治之所以變所以不變治具之治其變
三年治法之治其變十年治氣之治其變百年治志之治
蓋千億年未之有變也故功利者詩書所間談名實者聖
賢所不卻也然而志朝夕之功利必無百世之名實志百
世之名實必無朝夕之功利禹稷共鯀共一橈橈夷夔靈

景共一鍾籟而所志異尚魚龍鳥獸皆別其向夫魚龍鳥獸豈知禹稷之多功共鯨之不利夷夔之多名靈景之喪實循久近而別功次哉神靈所會各或喻之不自知也聖人之志本日而法天其上之以通於耀魄濯靈其中之以通于水火木石其下之以通于毛羽介鱗裹天下無一遺氣之物則裹天下無不領志之事燧員而灼艾管平而噴灰石陽而驅雪犀通而辟水硝樸而掣電磁頑而引金此數者豈有厚賞之誘其前嚴威之鞭其後哉氣之所在而志動焉志之所動而化出焉理有不及譬法有不及設研於毫末而應於千尺其所以然者何也日也日行於天空

洞四周貫於心繫之中物質之端因其所受以爲銳光精
氣盪之而蕃變萬出言仁者見以爲仁言義者見以爲義
言明者見以爲明言武者見以爲武言堯舜照之得堯舜
言禹湯照之得禹湯故日者天地之所立志也天地神靈
各有所立立於雨露天下以爲仁而日不獨舉仁立於霜
霆天下以爲義而日不獨舉義立於水火天下以爲明而
日不獨舉明立於風雷天下以爲武而日不獨舉武日者
立於億世之上新於億世之下與天下億世正頑讒邪異
之志者也天下之頑讒邪異雖億世不復可弭而聖人所
立志不亂於頑讒邪異者炯億世而如故故志者聖人所

別賢否剖義利稟於日光斷斷乎與天地億世正晝夜白
黑之地也天下之志先正而後定先定而後動先動而後
通未正而定之北行有餘陽南行有餘陰陽無以立德陰
無以立刑未定而動之相薄有盭風相射有熒光風無以
示艸光無以示景未動而通之破鹵而出有餘燥決膚而
出有餘濕濕有害水燥有害火聖人之治觀志而得其先
後也志先物者立志後物者奪志先氣者王志後氣者脫
先立於所不奪而後物受其所奪先立於所不脫而後物
繫其所脫彼於萬物之原始則各有取之也鷲物之搏不
避氣而避心鬼物之行不避氣而避日從日而行者無不

若之逢爭氣而治者有猛鷲之搏古之聖人綖領而治辨
有不必聽色有不必察名有不必核跡有不必錄成不以
欣敗不以驚麋興不改餐豕突不改音其所以如是者何
也謂是天下之湫湫者皆氣也或散或搏或往或還或息
或消或卑或驕或正或邪或堅或瑕皆氣也與天下爭氣
而天下必不治以志召天下而天下已治矣黃帝氏之治
也殺一龍戮一蟲而天下治烈山氏之治也折一艸灼一
●而天下亦治史皇氏之治也解一繩結一繩而天下治
尊盧氏之治也屏一屨蹄一屨而天下亦治天下之晝夜
白黑賢否邪正則固猶是也鳥獸艸木金石水火有無知

識與日出入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倒照則於彼正照則於此相從不已而謂上古之治不可復志志之不可復治者豈理也哉故謂上聖不作後王可法喜小速而惡迂闊此四者求治之大結也四結悉於中則必貶志而趣治貶志而趣治世不可治則必厲治而爭氣厲治爭氣則庸醫毒子皆素難於市而天下之食志者衆矣日之治天天下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日中之日起而食之心之治體體中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心中之心起而食之方其未食之辛風不足辛酸雨不足酸方其食之景慶無所飾其祥雷霆無所効其疆方其未食之夏汗不以鹽冬液不以冰方

其食之嬰兒無以貢其色成荆無以輸其力故治天下不
如治志之難立天下亦不如立志之難也治志以立天下
立志以治天下心中之心日中之日織芥不斷而烏兔羽
翼弊於天下矣夫天下虛器盛日而出之若水鏡之相澹
也動者以爲風閃者以爲霆潤者以爲雨濕者以爲露中
間塵翳以爲鳥獸龍蛇寇攘大狃精氣晃射則塵影立去
夫以不徹之照疑雜起之形則是顧塵翳而墜曦馭之事
也聖人之治天下患已之不志不思天下之不治九潦不
霽聖人不以沉其耒七旱不沛聖人不以焚其鉏編戶之
儒法孔慕顏再易寒暑而發夢灑然天地之選天子神聖

之應帝王非有階級之限攻苦之耐也而敏鈍爾殊者一
自以爲天子一自以爲聖神一自以爲帝王其氣大於其
志則天下大於其身氣大於志則其志不足以動氣天下
大於身則其身不足以動天下矣魏武侯出而謀其臣其
臣不逮退有喜色吳起倚屏而歎歎者之聲未息而趙人
拔其黃城楚人取其蒲棘失一黃城失一蒲棘未損於治
也而滿志見色先失色焉使臣下相顧不肯貢其志楚嚴
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申臣歛衽而服服者
之聲未息而麋人致其百濮陳人致其栗門得一百濮得
一栗門未益於治也而憂色見志先得志焉使臣下相告

不敢靳其力故志者精微之極而百王之選也虞帝曰予欲云云漢茂陵亦曰予欲云云其有欲同其所志於欲者不同伊摯曰予恥不若堯舜王荆舒亦曰予恥不若堯舜其有恥同其所志於恥者不同夫志之所從天下從之疾於風志之所棄天下棄之疾於灌自有天下以來衰旺相乘明主之餘明幽主之餘幽皆有靈爽不散於天下然而敢與帝王爭氣不敢與一人爭志者禹孟門武王共頭之事是也且自黃虞而上疏者之未疏乞者之未乞亦有鴻蒙精魄往來然而敢與天地爭氣不敢與聖賢爭志者權天之舞尾朱襄之鼓膝是也夫孟門之黃龍共頭之彗星

八士之拔牛匹夫之斲木豈有曾呂之開其例桑孔之布其算詔注之引其端衛霍之脩其貫而微志一動陰陽改色夏者遂以夏武者遂以武鐘者遂以鐘鼓者遂以鼓物務之開成豈俟其變倦哉故曰治志則天下治治天下則志不治與天下共立治而天下不治與天下共立志而天下治矣蘧伯玉曰吾以不治治之仲尼曰氣志旣得施於四海今日尋尺則尋尺而已曰朝夕則朝夕而已良宰賢臣習俗讒口王霸利義異端邪說雜而量之相距之數非甚遠也日行於報德之維滂生於背陽之阿隱耀相窺一曲未宣百步之外視之則以爲虹霓百步之內視之則以

爲霧露虹霓之與霧露搏散異情澹采異文矣爲隱耀之
故而使離朱無以察其形髡衍無以正其說尋尺朝夕之
間其爲隱耀者多矣欲貌傳說而刻繇余呼桓文以對臯
契使別其標本陳其是非令天下啞然旣起旣從若晝夜
黑白之自治豈可得乎故天下皆形也天下之能動者皆
氣也形不足治氣不足治立於不動以持其動者故動而
不奪正而自治釣可以喻弋弋可以喻車車可以喻日日
可以喻極至於極而無所不喻孟子曰引君當道志於仁
而已推而前之亦曰引君法天至於日而已矣引而後之
亦曰引君法日至於極而已極治則日治日治則志治志

治則氣治氣治則形治不得於形勿求於氣可不得於氣
勿求於志不可故程氏之言志又不如孟氏之備也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論

壬戌會試

天意焉存曰生人治術焉存曰養生者與天養者與君
故天曰大父君曰保母此赤子所以戴親上靈所以瞻顧
也昔者黃帝觀於地水而以命師地寧而水險簡阻相伏
柔競互動以爲後世必有翫其百姓而尋干戈於下者是
以聖人舍其毒而更命之容畜容畜者所以存其百姓而
瀉毒於不用也故古今君臣之喻莫切於地水殷書曰若
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百姓地也君足也託足於地臨厠視

崖凜若負刺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夫君乎子夏曰其猶魚也魚失水則斂水失魚則猶爲水也孔子曰汝知之矣由是而觀足先存於地魚先存於水君先存於百姓古今以來不可易也後世有言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嘗觀易詩書春秋無言存百姓者其言惠言保言誘言佑言康又言誠和言胥訓告言清問下視無僅言存者存之爲言當爲末世恣心喪其所怙轍覆馬敝而後諦視於斷鞅腐樞之間嗚呼如是則已微矣傳曰爲百姓立君爲百姓非以爲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亾則與亾存百姓者所以自存也危矣哉貴爲天子無以自存乃僅絪於黔首之上

以爲旒綴古者聖人蔽其耳目以存想天之視聽知其道無過百姓者故曰天明視自我民明視又作爲璣衡以存察天之耳目知其道亦無過百姓故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亦有好雨星搖則民勞星少則民虛是以古之聖人觀於龍火以戒民事設爲雲鳥以定民官此四者皆能先民而存其道者也故民未駿發而天子先耒女紅未動而元后先桑災沴未行燁兆告端而天子先爲憂禳坐歎故聖人之所存皆百姓所不知而百姓之所存聖人已先行之不疑故百姓者聖人之臟腑非直聖人之爪髮也爪髮之効歲月臟腑之効見頃刻故聖人者不服無疾之藥而存

已疾之方卻不灰之方而存戒灰之色故隱相之道不視其所行視其所存道行而見其僕則其家室屏寧可知矣入門而見穉子則其墳墓社里可知矣見人而察其色則其晝食夜處一一可知矣神醫者無隔垣之視而有隔垣之照夫入其境見其百姓紆急動靜而其君之存危安否若舉帷而手珍之者非重扃之所能開也故古之占國者不占國而占社占君者不占君而占民非不敢斥言君國也君國之所存實在於民社十芻之龜而弗能違也是以里社煦而夏民歸玉版逸而殷民出旗旄夢而周民生星兩隕而周民亾聖人皆不言其君之存亾而直以君寄於

百姓之間故舜禹者天下之大烈也舜之爲民也耕則爲
民鑿瀆獵則爲民表虎禹之爲民也履遺而不掇冠挂而
不顧夫二聖人者豈不樂爲褒袖脩收絃籥於百姓之上
哉以爲已方與百姓共命又以爲其君而深敬其君之所
存故爲君者存天而百姓以爲天爲臣者存君而百姓以
爲君存君與天皆託於百姓而因以自存故春秋之書君
道不存乎百姓則不書亦不存乎百姓則書之自不雨而
雨不雩而雩鄰國之災麥苗之傷此存乎百姓者也築臺
於郎矢魚於棠如齊觀社甲午治兵此不存乎百姓者也
存乎百姓而去之則與其去故大紀侯之去不存乎百姓

而亡之則惡其亡故書曰郭亡是以存亡去留不係乎天命而係乎百姓不係乎百姓而係乎君百姓者傳曰君羣也羣百姓而統之若羣羊之治其亂羣也曾子曰百姓雖賤君選吏則必與百姓共之夫選吏而存於百姓又安往不共百姓者哉故與百姓定賞者無不賞與百姓圖危者無不安與百姓圖亡者無不存齊桓公乞言於麥丘其老曰使君無得罪於百姓桓公愕然其老曰夫得罪於君可以左右侍御乘間謝也得罪於親可以姑姊妹兄弟頓足謝也得罪於百姓誰謝乎言百姓之刑等天於不可謝也楚靈之遁於乾谿虢公之出於大澤顧其左右有攜糗糒

而至者曰爾知吾之將亡乎曰小人知之久矣夫爲君而不知百姓之存卒使百姓知其君之亡而爲君者猶未知其所以亡亦危矣哉故百姓有時而賤於君君有時而賤於百姓取國者時取百姓而舍其君時舍國而取其百姓宋襄公伐鄆執鄆子而用之天下不服晉文伐原約三日而舍之諸侯以從楚伐蔡執蔡世子而用之諸侯以叛莊王屢釋鄭莒而諸侯率朝由是而觀鄆蔡之君賤於原莒之百姓且文莊者豈不知得原鄭而百姓安往哉以爲得百姓而原鄭有所不取也故曰三代以上其民同頑三代以下其民同良存之有不同故其報之者每反禹擁干而

苗叛益舞籥而苗格太公揚戈而殷人逃周公按轡而市
人悅故曰醕者猶醕酒者猶酒玉者猶玉血者猶血聖人
謹存之而別其所從故聖人之存百姓若離氏之始雷而
吳氏之伏子也由斯而談爲君之道先存百姓今古以來
未有易矣然而易詩書春秋未有言存者何也曰帝其念
哉汝則念之念者聖賢之所言存也然則三代而下其無
要言乎曰有之鄩侯曰爲國在養民養民以致賢則國乃
治矣朱熹曰治國在治民治民在治軍此二言者亦庶乎
其要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論

思曰子爲燕
常時所作也

才絲學也學爲聖人則得聖人不得聖人亦不失常世學
爲王佐則得王佐不得王佐亦不失救世之士二者之才
不同要以本人而參立於天地人之才不參於天地則天
地空其機軸道法窮其杼鑷經綸不生而帝王之緒絕故
才之由生必生於學學大而後識大識大而後力大識力
旣大而後志量可見則仲尼周公其選矣仲尼治百世之
才追難兩際不欲自媿九人而猶悠然歸美於周公周公
知五百而後必有起於吾土光大吾緒者故於易詩書禮
樂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說至仲尼而後暢之故仲尼周

公二君子者天地之所歸材也凡天地之所歸材有推藏
之百世而勃發於當時有鍤采於當時而成用於百世莫
不有不寢不食仰思待旦以老其學極深研幾介石不日
以老其識困苦拂鬱絕糧破斧多口悄憂之事以老其力
故聖人之才非聖人則不能知也聖人之學之識之力以
告於庸衆人若庸衆之號於天地也故仲尼之學存於禮
樂其識在於易其生平所參贊手口拮据盡在於詩書春
秋凡詩書春秋所經綸有可知不可知者各三焉虞書首
天以禮而唱樂夏書首地以貢而唱征殷周首人以兵而
唱刑此三者可知者也費之危魯秦之滅周七誓之雄長

此三者不可知者也二南治內列國治外雅頌治中此三者可知者也二南之分入於江漢雅頌之數卜於三十列國分野終於十三此三者又不可知者也霸主之軌八十年權臣之軌八十一年大才之軌八十年此三者可知者也又二百四十年而秦乃興又二百四十年而漢乃廢又二百四十年而晉魏乃禪此三者不復可知者也聖人之經綸上下百世以其可知者整齊天地使天下後世賢而才者因其事而有所持循以其不可知者行於鬼神使天下後世不肖而才者畏其道而有所顧忌故聖人之經綸不可以才盡也聖人之才亦不可以經綸盡也其識

力之微包舉萬世使庸衆人見之如涉滄莽而不知其底
故聖人之學皆不可知也其可知者不過兩端曰別陰陽
慎其始終而已陰陽已別而後消長之數清消長之數清
而後否者可泰泰者不否終始知慎而後治亂之幾審治
亂之幾審而後下無剝牀之懼上無迷復之凶故屯者聖
人之所經綸也屯始之盤桓屯終之泣血聖人之所以教
戒天下經綸萬世也書之首禋祀詩之首房闈春秋之首
臨御此三者聖人之所慎始也聖人以爲王者始出則必
親其郊祀柴望精禋如是則天地之嶽瀆山川風雷霜露
皆受其職矣王者始出則必敬其夫婦門屏之間百政以

立如是則天地之氛沴不作雷雹震食不見矣王者始出則必日與士大夫居聲侑韜鐸不離於側如是則天地之雨寒暘燠皆循其序矣書之終於悔過詩之終於尚舊春秋之終於災眚此三者聖人之所慎終也聖人以為王者既出而兵革不息刑獄不清則必擇介臣拔彥聖受諫若流如是則子孫受慶矣王者既出而民多流亡居圉卒荒則必重老成用祖法後外先中如是則感國可復矣王者既出而盜賊不除蟲孽時有則必旌敢諫之臣開直言之路省日省歲如是則天地之道不窮矣聖人以人之才不過乎天地故常因天地之機杼以微加其經綸以天地之

才不過乎人故又因天地之經綸以自成其機杼故才者
聖人之所不居也而其學與識與力非聖人則莫之敢取
也舍學與識舍識與力則聖人之才雖大不勝於小人士
君子之才雖大不勝於婦寺夫以聖人士君子之才原本
山川拔濯日月攘剔艸木綢繆經營或百十年無景慶之
垂麟鳳之翔而婦寺小人直以一室一事閨閣之內而使
陵谷易觀玄黃改色沴戾孽妖同時竝著者是聖人之才
常不大於小人婦寺矣聖人不恃其才能與天地撥亂而
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不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而恃其
識能與天地審幾而恃其力能不變於有道不淫於邪世

故易禮樂書詩春秋者聖人之所爲學也陰陽消長進退存亡者聖人之所爲識也治治而亂亂終終而始始聖人之所爲力也聖人有是三者而不見其才故樂行憂違不以損其志嫉邪去垢不以貶其量今不知闡聖人之學無聖人之識聖人之力而欲以尺長寸技繩當世之士卽使名世繼生王佐復出亦誰以別其巨細量其大小者乎

一歲寒暑之候論

思曰子小試時作也蓋以辨橫渠張子地沈而日長地浮而日促之說也正蒙云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虛也陽日下地日進而上者盈也此一歲寒暑之候也時子二十有八歲始以此文補博學弟子員督學馮公塲中獲是文大器之一時莫不嗟賞謂得異人也又數年作三

易乃明日差地
行之旨微矣

盈虛之數不可以稽日升降之形不可以測地日之脩短
不倚于坤儀地之升降不徵於海勢觀候者所不可以不
審也寒暑往來著之于天而議論相差豈不異哉橫渠嘗
言地有升降日有脩短陽上地下中虛而景長陽下地上
中盈而日促脩短旣分寒暑以定嗚呼此非橫渠之言而
王充之言非王充之言而釋氏之言也誦儒者蔽理專門
者蔽數是以盈虛之說自戾其辨疑結之形自漏其說占
緯之家往往非之夫以平子之雋明道安之確據猶未足
以窮脩短之常淨沉之故也况于動靜殊形喘息垂義因

四卜之迂談而襲乘舟之謬旨哉黃瑞節曰晝夜修短因

天體之高低潮汐往來因月行之進退思曰正蒙又謂一晝夜之盈虛升降

則以海水潮汐驗之為信然間有小大之差別繫日月朔望其精相感天地升降殊為不然

以愚所見天體月行亦何必皆然也凡人所見求其一是

律家考晷以定三陸望極遠近以分涼燠景短而日長以

為暑景長而日短以為寒此以為占候之至晝而二氣之

確算也然而渾儀斜倚則日道多南踰中道於地中移冬

行於南岸則北土鮮有晞陽嵩陰永無日道何以居延之

取照不異于東崖鐵勒之爛脾更炎于南土是則九十二

度未當員顛之中而三十二餘未迫垂地之極也且以樹

表中道縣垂則影收平睨則晷縱由其影之有邪正非緣
體之爲高卑故地下之深埒于天上而表正之維均于地
中如必井鬼之分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浮牽牛之至
去地最卑則地中之度倍濇折而勺之天體正方是則暑
極於寅戌原徑道于圍三寒極於辰申非表殺而割一此
夫去極度晷之不足以定序也然而升降之說程於脩短
耳目可辨詞說可推盈虛之數不及大地槩可見焉由斯
而談歲維主日水則比地二兩潛施九六各濟復濟而陽
漸升姤濟而日漸降升降之平皆在卯酉衡地之分約百
八十二升高則視北升下則視南人之所謂高卑卽天之

所謂南北高下之間各一十二故陽生而氣盈者日行之高則以爲脩高而迫下其影宐短如懸火而視箸也陽降而氣虛者日行之下則以爲短卑而逼下其影宐長如藜火而視倚也天下之移一度則臨地之差九十卯酉之間影殊南北故其所也天地之數以日而從星以水而從月日歲也星辰也月節代水候也天生水而寄於地地使比于月地生辰而寄于天天使合于日日率數者而天地不與焉天以無形爲寒暑之父地以不動爲寒暑之母也日引氣以出于地日之氣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水之氣晝夜一周三百五十二天以日和地之星地以水和天之月

非從也其乘氣以爲度者一也日從一而差星故寒暑之分辨水從常而北朔故弦望之期見日司寒暑月司弦望寒暑差星弦望差潮星得氣而益旋故河漢之橫夕南而朝北水得氣而輟轉故天地之準氣至而潮行蓋旋之心過北極之外輟轉之氣平九道之中故知極海之南有星而蒸氣之環爲水運行之義可推而涼燠之期非日不具也夫不知天之無形地之至靜日之因候水之乘氣而以測乎寒暑者彼不過恒星潮汐之形誤之耳天下之事不知形不可以言理不知情不可以言機不知象不可以言氣不知數不可以言叙日出而辨形絕國異域無殊指者

影見而辨情遠近高卑無殊噐者類窮而辨象隱見疏通
無殊致者度設而程數進退升沉無殊義者見日而問斗
可以知形見火而問照可以知情見儀而問機可以知象
見磨而問蟻可以知數故陸有涼燠而形見也暑有高下
而情見也道有激旋而象見也潮有止齊而數見也天地
之分各九十有一四正之衡潮及于日月八反之臨潮及
于東西日遲過十有三氣平地而潮出者猶水之東沸而
西注也踰九十有一氣遠地而潮平者猶雲之蒸遠而濕
乾也夫不揣潮之升氣以爲度而浮揣其應月謬承于喘
息此于寒暑之義豈有針芒之因哉故知日乘氣以爲寒

暑而地之溫涼應之水乘氣以爲潮汐而天之晦朔應之
四海之潮八節各異故秋冬晝夜魚龍互易大小之差寒
暑變焉以晦朔而司寒暑猶以常儀而司日非其類也盈
虛之類定于陰陽日星皆陽故恒盈水之盛衰在一月日
之盛衰在一歲一月之盛衰見于辰一歲之盛衰見于日
日有升降因陽之盛衰以天之高下較地之浮沉是非相
別豈有差哉是以史氏知日之有南北不知日之有高下
黃氏知日之有高下不知天之無高卑余氏知潮之不因
于地而不知潮之不因于月盧氏知潮之不因于月而不
知潮之不因于日也不疑于潮汐而後可以論升降不疑

于升降而後可以論寒暑脩短者數也盈虛者氣也脩短
出地而成形盈虛體天而無象以陽上地下而得虛地上
陽下而得盈此倣于離坎之象而昧于乾坤之旨也離虛
而坎盈乾盈而坤虛盈虛畸行則子母不得陰陽雜動則
化成不生嗚呼人之所見各尊其說渾儀著而斥蓋天考
極呈而陋測地肇論伸而舟喻絕海圖作而肇論息雖有
取于一得皆無當于自然夫在天成形出地爲象顯在耳
目而衆議鬩然况于測分象黍吹候曠息聽出地之微灰
稽在天之積宿而能視于昭昭辨于察察者哉

裴度論

思曰此丙子八月子在石養山居所作何一一乃
自寫其出信州招征時平十年之前已有此一
浩歎矣
異哉

晉公之出鎮州招討也李光顏烏重胤各蓄縮無功公數
入賊境斬將以聞諸權姦慮公功成又當入相所以撓之
百端元稹顯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因厝置軍事居中梗
公公恐亂作卽上書暴稹罪過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
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宐肅清朝廷何
者爲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聞姦臣必
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聞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
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今文武百僚中外萬

品有心者無不忿憤有口者無不咨嗟且以獎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任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倖佞亦有讎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姦臣最所畏懼恐臣發其過惡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留日時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

倘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誅
上意甚怫猶以公大臣柄兵於外不得已罷弘簡及稹近
職俄又擢稹中書公乃以是遂解兵柄韓魏公生平推服
晉公却謂晉公點檢亦有未盡處嘗繹晉公所論皇甫縛
疏及請斥元魏書使穉圭爲之不敢也魏公見孫覺論新
法疏有古大臣出晉陽之甲以清君側者穉圭爲吐舌憂
懼數日又云生平未嘗以膽字許人晉公此膽從淮蔡來
魏公此膽從環慶來如無來處亦猶狸神強作師子晉公
傳亦可不看也八月十一日逃雨道人偶書

曹郡丞文治論

曹司李名
廣字遠思

崇德曹公爲汀州司李改治漳三年矣將奏最江東諸生
問治于余曰曹公之爲政也差保不行獄無冤人如此可
以爲仁乎余曰仁人之難也以子產之惠而夫子未之許
也然而晚世之政弊于差保則已久矣差者焚也保者溺
也焚逼而焦溺浸而不可游千金之家壞于再差百金之
家罄于一保兩者相倚以爲楔榆而焚溺之禍被于天下
有仁者作而振救必自此始也楊生曰狐兔之窟不一撥
豺獾之祭不一獻徵役不廢而使差保俱絀其道何由余
曰噫井田之廢固已久矣四時不獵不別強弱井竈無常
化居如流使爲道者爲之必先表其里閉正其畝澮別其

冊籍使其聲貌頂趾呼應相答而後可爲也古之爲治者使其父兄各治其子弟謹于里塾辨于膠庠立士爲理而稱之曰師閭胥率長不過計封洫別名號而已差保之說何有焉楊生曰然曹公之爲治也不泥古而得其意不悖古而得其事分責于縣尉按季察簿注殿最課嘉允而已是猶以頂踵位于封洫聲貌召于膠庠也余曰噫十縣之尉不盡釋之四季之簿已稽旬日執左券以牧鴻雁則泮乎遠矣楊生曰不然以道照物莫若靜以法馭物莫若簡驅羊者縱之使前罾繩于竿微麾之耳十縣百縣而必與之鬪智爭烏亭攫肉亭長寄聲之事得失相半則亂矣余

曰然則豪民黠胥逐蠅頭急朝夕與捕尉相援如敲飯后
鐘聲過而希又何所得披髮纓冠與焚溺俱起者楊生曰
噫細民何豪集于上膏走胥何黠與上鬪察各出其豪黠
角搏于下則下之爪距抽分日不可止也曹公之治以簡
而馭繁以靜而馭動月計不足而歲計則裕蓋自公之理
吾漳三年矣庭棄其蒲獄棄其繩夙夜闕之聞若無人者
漳不以斲汀不以樸汀不以加石漳不以加玉余曰然則
公之治亦有所本乎楊生曰有之亦本之孝弟也曹公之
事母孝處兄弟恭孟仁之鮓佐以魚筍姜肱之被繡以文
章不疑平反劉瓛櫛沐未足以喻其醇謹也由是以接剛

柔御上下不見猜于紳弁不見窳于鰥寡蓋自是而差保
可廢也然則公之治得之資性乎抑得之學問乎楊生曰
陸九淵之治以動而靜者得之天性以靜而動者得之學
問天地之動皆簡其靜皆敬也不敬不靜不簡公入
而事太夫人友于兄弟出而逢輦上交縉紳先生至于筮
獨黎庶無一不敬者敬而後簡簡而后靜自是而阡陌可
爲井田化居可爲膠庠鴻雁流徙者可以魚雅賓几之也
余乃喑然而歎曰噫吾之學靜與簡五十年于此矣然且
未能今乃知敬之可爲簡與靜也夫救焚振溺與閉戶纒
冠同道者則亦惟敬之以也諸生乃拜而起曰吾今者問

政而得學問官而得師問仁一方而知所以仁天下者也
有虞氏有言吾盍吾敬而上見爲忠焉下見爲惠焉友見
爲信焉其是之謂乎其是之謂乎